

# 鸵鸟家族

TUONIAO JIAZU

袁博 著

动物  
小说王子  
袁博  
旷野系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袁博  
著



# 驼鸟家族

TUONIAO JIAZU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鸵鸟家族 / 袁博著. -- 石家庄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76-6838-5

I. ①鸵… II. ①袁… III.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7343号

丛 书 名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  
书 名 鸵鸟家族

---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书籍设计 王 鹏  
责任编辑 孙卓然 高 瞻 绘 画 花离半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季 宁

---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360 1 / 32  
印 张 6.75 彩插 0.12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6838-5  
定 价 19.00 元



##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鸵鸟家族史诗。

小鸵鸟亚历山大出壳刚睁开眼睛，就看到它的父亲——鸵鸟王塞西尔与花豹同归于尽。鸵鸟群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亚历山大在旱季恶劣的环境中踏上迁徙路途。它九死一生，在旱季与雨季的季节轮回间长大成熟，成为南非荒原上最强大的鸵鸟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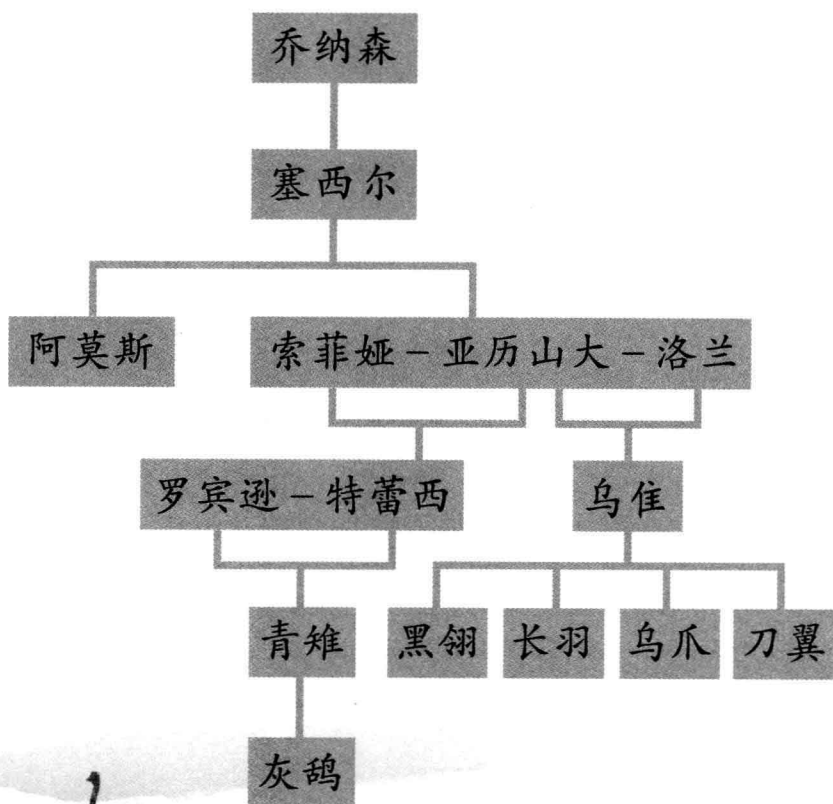
在人类的枪声之下，即便亚历山大英勇无畏，也难以挽回自己的家族被困囚笼的命运——人类大肆捕捉野生鸵鸟，将亚历山大的后代从非洲迁移到了中国养殖场。

乔纳森、塞西尔、亚历山大、乌佳、青雉……从非洲到亚洲，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演绎了一代代鸵鸟王不同的命运，不变的是鸵鸟家族灵魂深处一脉相承的刚毅与勇气。

# 目录

|                  |     |
|------------------|-----|
| 世系简表 .....       | 1   |
| 第一章 风舞狂沙 .....   | 3   |
| 第二章 大漠落日 .....   | 56  |
| 第三章 野性难驯 .....   | 70  |
| 第四章 生生不息 .....   | 86  |
| 第五章 王者有敌 .....   | 101 |
| 第六章 闲云野鸵 .....   | 126 |
| 第七章 囚者无疆 .....   | 165 |
| 尾 声 .....        | 198 |
| 自然博物馆 鸵鸟 .....   | 199 |
| 我与动物小说一起成长 ..... | 204 |

## 亚历山大鸵鸟家族世系简表





# 第一章 风舞狂沙

## 楔 子

非洲——南非——卡拉哈里！

朝阳披散着它火红色的头发，拨开黎明的尘气。顿时，百鸟共鸣，万兽齐嚣——

黑压压的角马群踏破沉寂的清晨，坚硬的铁蹄蹚过被即将来临的旱季蒸发得河面萎缩的莫洛河，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行程。随着排山倒海般的鼓点声响起，被春风烘干的疏草沿着角马群行进的路线飞扬在广无边际的荒漠草原上，飞扬在蓝中带黄的苍穹下，飞扬在黄沙无垠的大漠尽头！

白鹭在角马群的冲击下飞上高渺的天空，斑马、羚羊、长颈鹿伸展开沉睡的四肢，奔驰在干燥欲裂的土地上……

花豹绷紧全身肌肉，匍匐在茂密的草丛中，燃烧着的双眸紧紧注视着前方……

雄狮抖擞开茂密的长鬣，肃然立起，发出威胁性的巨吼……

沙漠边缘的鸵鸟群挺起胸脯，面向初升的太阳，静穆着。

鸵鸟王塞西尔张开雪白的翎羽，让金色的霞光在它的脊背上流淌。它张开鲜红的喙，从庞大的胸腔中吐出王者的吼声：

“轰！轰！！轰！！！”

同一声吼叫，同一首非洲之音流过数载，流过千年，流过亿万斯年。这是荒漠组曲的最高音，是一个数万年传承至今的鸵鸟家族不可磨灭的尊严。

“呜——呜——呜——”王者之声从远方的鸵鸟群传来，来自大漠的另一侧，来自遥远的东非，来自所有黄沙所延伸之处。

王者之吼，荒漠之音，非洲之声，燃遍了古老的大陆，壮丽的土地，强者的故乡。

## 1

塞西尔顶着炎炎烈日，巡视着它的族群。

十只雌鸵鸟张开灰褐色的羽翼，伏在燥热的沙窝上，浅浅的沙窝内沉睡着几十枚鸵鸟蛋——塞西尔的后代。象牙白的蛋壳包裹着鸵鸟家族的未来，数年后，它们将带着塞西尔的血脉，在无垠的大漠间称雄；数十年后，它们的后代又将凭借刚强的蹄爪，与豺狼、猎豹甚至雄狮匹敌；亿万年后，鸵鸟家族仍将屹立于世，充满尊严地活着……

塞西尔陷入了无尽的遐思。

不知为何，这几天塞西尔时常对未来畅想，又不时在脑海中闪过幼年的往事。记忆的碎片在卡拉哈里灿烂的阳光下展开，晶莹透亮，纯真无邪，呈现出最纯粹的色彩，是黄沙被烈日浇铸后的颜色。

塞西尔的思绪中显现出父王乔纳森的形象，想起它红若朝阳的喙喙，想起它坚硬厚实的护胸甲，想起它高大魁梧的背影……

塞西尔的目光渐渐模糊，眼睛变得有些湿润。

当它的视线与记忆中一个刚毅的目光相交时，它只有尽力吸干眼眶中多余的水分后才能与其对视，这是父王乔纳森生命中最后一天的目光——眼眸中嵌着落日、沙丘与天穹的火焰……

多年来，在塞西尔的潜意识中，它其实一直在竭力模仿着父王的形象。

“嗷！嗷！！”低沉的咆哮从不远的地面上传来，像冲击波一样在鸵鸟群中散开。雌鸵鸟们顿时从沙地上跃起，发出一声声惊恐的鸣叫，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

“轰！”塞西尔镇定地吼叫，示意雌鸵鸟们继续孵卵。

塞西尔昂起颀长的脖颈，向声音发出的方向望去。

一头身材高大的雄豹傲然挺立在沙漠与草原的交界线上。雄豹打了个哈欠，露出长长的犬齿，锋利的牙尖流动着冰冷的寒光。

雄豹不怀好意地观望着鸵鸟群。

“轰！！”伴随着有力的怒吼，塞西尔迈开强壮的双腿，义无反顾地向雄豹所在的位置飞驰而去。

雄豹皱起鼻尖，轻蔑地漾起一丝嘲笑，它显然是想把鸵鸟

群当作长期饭票了。凭雄豹的神情可以判断，这是一只刚从幼年迈入成年、缺乏生活阅历的青年豹。

虽然鸵鸟的身材看似与大羚羊、角马等中型食草动物相差不多，可性情全然不同。大羚羊和角马犀利的长角只不过起着装饰作用，它们天性懦弱，遇到食肉猛兽只知一味逃跑，是食肉动物眼中的绝佳猎物。鸵鸟对豹这样的中型猛兽而言却要危险得多。

如果仅凭借强健的体魄、锐利的蹄爪，鸵鸟不足以在生存环境恶劣的沙漠边缘游走，更不可能在弱肉强食的非洲大陆雄踞一方。尽管鸵鸟世代以食草为生，鸵鸟却有着狮的雄心、豹的胆略、狼的顽强、鹰的尊严。虽然花豹经常以身材高大的长颈鹿果腹，却极少胆敢袭击鸵鸟群。

年轻浮躁的雄豹迫不及待地将利爪从爪鞘中伸出，猛然腾起身子，径直向塞西尔扑去。它铜铃般的豹眼炯炯有神，一副势在必得、成竹在胸、一掌就可以将猎物扑击在地的模样。

久经沙场的塞西尔果断地伸出蹄爪，重重地击在雄豹的脑门上。由于惯性作用，雄豹踉跄后退几步。“哈——”塞西尔张大嘴喙，蓬松开双翼，发出一阵威慑性的声音。

初战告捷。按照以往的惯例，挑衅者此时应该知趣地离开了，卡拉哈里荒漠的所有捕食者都会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塞

西尔神色傲然地瞥了雄豹一眼，准备回去照看自己的鸵鸟群。

但眼下的狩猎者毕竟是一只年轻气盛的雄豹，只知盲目地进行大无畏式的搏杀。况且，方才塞西尔的蹄击对具有铜头铁脑的花豹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雄豹定了定神后，又准又狠地朝塞西尔的颈下扑去。

由于过分相信经验判断，塞西尔并没有防备雄豹的攻击，但反应敏捷的它仍下意识地扭转脖颈。

“豁——”尽管并没有如雄豹所愿扯开塞西尔的动脉血管，豹爪仍然在塞西尔裸露的脖颈上撕出了一道血口。浓重的血腥气在干燥的空气中溢开，使雄豹条件反射地抽搐了一下鼻尖。鲜血的气息刺激了花豹基因中最狂热的神经。扑、咬、剪、抓、双掌暴击、豹尾横劈……雄豹使出浑身解数在塞西尔的身上狂扑乱咬。

连环踢、双重打、掌后击，塞西尔驾轻就熟地施展开一套御敌技艺。但是，这头正值生命巅峰期的雄豹豹头坚若磐石、豹胸刚强有力、豹腰柔韧有余。尽管塞西尔火钳般的蹄爪曾踏断鬣狗的脊背、踢穿胡狼的胸膛，对眼前这头雄豹而言却无能为力，至多只是在它的非要害处留下几道浅浅的血痕。

黄沙弥漫，衰草乱舞。大漠，总是高唱着强者的凯歌，漠然地看着一年又一年上演着日月更迭，昼潜夕替。

三十回合已经过去，太阳悄悄地移向偏西的天空。

雄豹已在塞西尔的双翼上留下多处重伤。忽然，它的皮毛紧收，背脊上的豹斑缩为一个个黑点，张开豹爪，眼看就要腾空跃起。如果雄豹得逞，它的利爪将如蚂蟥般紧紧钩在塞西尔的胸前，撕开塞西尔的喉头。塞西尔则孤注一掷，瞄准雄豹身体的重心点，蹄爪如离弦之箭般踢去！

雄豹飞悬在半空中，重重地摔下，狼狈地跌倒在三米开外的沙地上。它的双眼紧紧盯住塞西尔，持久战使它气力全无，伏在沙地上无奈地喘息。

长时间的战斗也使塞西尔异常疲倦。它的双脚如同踩在棉花上，晃晃悠悠，使它不由自主地卧倒。塞西尔修长的脖颈却高昂着，似乎永远也不肯低头，双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雄豹。

一只巨鸟，一头猛兽，蹲伏在沙地上，相向而视。

方才的战场上，尘埃飘浮，躁动的气流在闷热的沙漠中越降越低。远方莫洛河的水声断断续续，排山倒海般的角马蹄声渐渐消失在东方。

旱季即将来临。

十只伏在鸵鸟巢中的雌鸵鸟注视着尘埃散漫的战场，眼神



中带着犹疑、紧张、惶恐。它们不时缓缓降低脖颈的高度，让老雌鸟温迪和几只半大幼鸟带来的食物滑入嘴中，而后又将头颅慢慢升起，视线却始终盯向同一个方向。

老雌鸟温迪今年没有产下一个蛋，却也不清闲。它将几丛为数不多、堪称珍馐的青草汇集起来，送到塞西尔身旁。

塞西尔低垂着伤痕累累的翼翅，机械性地啄食着青草。眼中只有斑斓的皮毛、起伏的沙丘、晚霞映照的天穹。

尘封已久的记忆再一次在塞西尔的眼前展开。吹散被时间的蛛网所包裹的污迹后，往事依然晶莹、透亮，宛如雨季时莫洛河清澈见底的水面。

那是多年前一个旱季的午后，组成这午后的三原色是天空的湛蓝、沙土的灰黄和鲜血的暗红。

红，鲜艳的红，暗淡的红，浑浊的红。红色，是父王只身与三条鬣狗搏杀时火焰般的跼踖的颜色，是父王与最后一条鬣狗同时倒地时迸出的鲜血的颜色，是夕阳沉下卡拉哈里时喷吐的霞光的颜色，是鸵鸟家族千百年来用太阳光谱成的尊严的颜色。

红色，雄鸟的颜色，鲜血的颜色，尊严的颜色！它为之奔跑，为之奋战，甚至不惜为之牺牲！

相同的下午，相同的颜色，相同的血脉。

既然自己无法打败这只雄豹，得胜而还，那就宁可与天敌同归于尽，埋骨黄尘！

塞西尔可以看出，小憩片刻后的雄豹已经在暗中绷紧肌肉，看似懈怠的脚掌中慢慢伸出利爪。

与其被动抵御，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塞西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地跃起，伴着呼呼风声往雄豹所在的位置俯冲而下，白色的翎羽如蓄势待发的强弩水平张开，坚硬的护胸甲孤注一掷地砸向雄豹的脊背……

夕阳固定在西方地平线的边缘，零落的枯草埋在聚结的黄沙间。

伏在巢中的雌鸵鸟睁大眼睛，将钦慕的眼神投向塞西尔，淡白色的脖颈优雅地停留在半空。半大幼鸟兴奋地盯住塞西尔，希望看到父王再次灭敌除害的飒爽英姿。离塞西尔最近的老温迪一动不动，眼前的一幕使它看到了故去多年的老鸟王乔纳森，使它回到了那同一样的血色黄昏。

“嘣！咔！”随着一座黑色小山的落下，响起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暗红色的血块从雄豹的毛皮下胀起。由于护胸甲的保护，塞西尔安然无恙。